

## 实用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影响

(美) 格雷戈里·费尔南多·帕帕斯 著

王云鹏 译

目前,在美国哲学界存在着一种共识,学者们普遍认为必须对北美传统学者限制实用主义思想的这一做法进行质疑。这种修正主义的做法与大多数实用主义者的著述中的公开的和错误的辩护是一致的。例如,最近就有学者忽视女性和非裔美国人对实用主义传统的历史贡献<sup>1</sup>。但是,我认为实用主义下一步将走向“全球化”,例如,超越统治实用主义的研究和应用的欧美之间的显著的联系。在实用主义“全球化”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中,约翰·杜威(John Dewey)大概是实用主义者中最重要的人物了。我的同事约翰·麦克道蒙(John McDermott)曾经说过,杜威是美国第一个“世界性”的哲学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杜威的阅历和游历范围早已经超出美国和欧洲之外。而且在我看来,杜威也通过指派他的欧美以外的世界的其他地区的学生,从而对这些地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其中,我认为中国和拉丁美洲是这其中受其影响比较深的地方。最近的关于杜威与中国的研究的著作和召开的会议就为实用主义在亚洲地区发展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证据。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总结实用主义在西班牙语世界取得的进展,并力图概括出对这种“全球化”的实用主义的一些质疑和它可能产生的影响。<sup>2</sup>

### 实用主义与西班牙语世界

在过去的十年中,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十分的关注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经典人物(例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和约翰·杜威)和西班牙语世界的关系<sup>3</sup>。这是一个新颖的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历史断裂问题在此不曾存在。以下是我们研究的总结:

(1) 我们低估了实用主义对拉美国家的影响。拉美国家的哲学家们不仅研究实用主义的著作,并且受到其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拉丁美洲,人们广泛的阅读威廉·詹姆斯和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著作。他们的思想对西班牙语世界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sup>4</sup>, 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 欧亨尼奥·科

<sup>1</sup>参见以下文章: 玛里琳·费希尔(Marilyn Fischer)的《简·亚当斯》(Jane Addams)、夏伦·沙利文(Shannon Sullivan)的《女权主义》(Feminism)和莱昂那德·哈里斯(Leonard Harris)的《阿兰·洛克》(Alain Locke),载于《实用主义指南》(A Companion to pragmatism),编者:约翰·R·舒克(John R. Shook)、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莫尔登(莫):布莱克韦尔出版社,2006年版(Malden, MA: Blackwell, 2006)。

<sup>2</sup>我的推论基于的两个主要的依据是:我编辑的并即将出版的新书《实用主义与西班牙语/拉丁语世界》(Pragmatism and the Hispanic/Latino World)(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2月18日至20日在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召开的第一次实用主义和西班牙语/拉丁语的国际会议(参见<http://www-phil.tamu.edu/Events/ICPH/>)的结论。

<sup>3</sup>我假定“西班牙裔”一词的主要含义来自豪尔赫·格拉西亚(Jorge Gracia)的著作《西班牙裔/拉丁裔身份:一个哲学的视角》(Hispanic/Latino Identity: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2000年版)。西班牙裔是指这样一个群体,1492年后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和在美国发现伊比利亚之前曾经是这些国家的殖民地的居民,还有这些居住在其他国家(如美国)但与他们还有联系的后裔”。(48)

<sup>4</sup>伊扎斯昆内斯,《威廉·詹姆斯和乌纳穆诺:重新评估西班牙所接受的实用主义思想》,博士论文,纳瓦拉大学